



法国大学 128 丛书

疾病与医学社会学

菲力普·亚当 克洛迪娜·赫尔兹里奇 著
王吉会 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疾病与医学社会学

菲力普·亚当

(Philippe ADAM)

克洛迪娜·赫尔兹里奇

(Claudine HERZLICH)

著

弗朗索瓦·德辛格利

François de Singly

指导

王吉会 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疾病与医学社会学 / (法) 亚当, (法) 赫尔兹里奇
著; 王吉会译.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 9

ISBN 7-201-05131-8

I. 疾... II. ①亚...②赫...③王... III. 疾病—
医学社会学 IV. R-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5031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23332446

网址: <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 tjrmchbs@public.tpt.tj.cn

天津新华二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4.125 印张

字数: 80 千字 印数: 1-4,000

定 价: 12.80 元

Sociologie de la maladie et de la médecine

Claudine HERZLICH,

Philippe ADAM

©Nathan-Université 1994

©Armand Colin 2004

Ouvrage publié avec concour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此书的出版得到法国外交部资助,特此感谢

导 言

我们每个人都生过病,每个人也都曾有过因患流感而卧床不起的经历,我们身边都会有一些慢性病患者,我们也都读到过那些关于流行病、艾滋病的统计数字。生病、就医似乎是生活中再寻常不过的事了,但是谁又想过那些似乎永远应该属于个人私密空间范畴的疾病,又能和社会学有什么干系?但是我们又不能忽略生病、就医、患病者、流行病这些现象永远在与社会发生着互动。今天,医学知识和实践让每个人都会碰到疾病问题:对找医生看病,身体检查和疾病治疗等具体事情我们都已习以为常,诊断结果成为患者自我调整与适应疾病造成的破坏的主要依据,作为生物体的人也因为受到的照顾而改变了社会意义。

非专业人员无法了解医学知识,因此很久以来疾病和医学的社会学研究都使社会学家觉得讳莫如深,直到1948年才由塔尔科特·帕尔森(Talcott Parsons)第一次对现代社会的疾病和医学及其社会作用进行了社会分析。在他之后,众多的社会学家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本书尝试从宏观上勾勒了促成现代医学以及今天患者地

位形成的社会变革,展示了社会对个体健康状况极具社会诠释与实践的影响。书中的重点不是健康问题,而是疾病问题,更确切地说是身体疾病,即影响人体的疾病。现行健康体制下流行病往往卷土重来,公共场所疾病也不时出现。本书可以使我们了解该体制下的一些关键问题,因而颇具现实意义。

另外从理论意义上,两位作者通过多学科的尝试,为研究与疾病有关的社会进程确立了理论,并促进了疾病社会学与医学社会学的完善,使我们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有了一个更为基础深刻的了解与思考。

引言

我们每个人都清楚生病是怎么回事,大家都曾有过因患流感而卧床不起的经历。我们都认识身患重病的人(如糖尿病、心脏病、癌症病人)。我们都读到过关于流行病、艾滋病的统计数字,我们都曾试图去解释遗传病的病因。有这些种种经验,疾病一词似乎就非常清楚了,它是指影响人体的一种状态,而医学的职能恰恰在于用客观的词语描述疾病并努力治疗疾病。

按这样定义的疾病和医学就似乎和社会学毫不相干了,与明显是社会组成的企业、学校、家庭相反,疾病首先简化为身体器官现实。这一方面,非专业人员无法了解的医学知识很久以来都使社会学家觉得讳莫如深,直到1948年才由塔尔科特·帕尔森(Talcott Parsons)第一次对现代社会的疾病和医学

及其社会作用^① 进行社会分析。在他之后,众多的社会学家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工作,这都有利于我们从更加广泛的角度理解这些问题和社会机制。

有人认为生死都属于只在生物领域方可破译的现实,为了与这一论点划清界限,我们可以先看一篇著名的文章,即马尔赛·茅斯(Marcel Mauss)1926年出版的《集体暗示的死亡对人体的身体影响》(*Effet physique chez l'individu de l'idée de mort suggérée par la collectivité*)^②,茅斯通过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过去社会的观察,说明违反集体规则是可以致人于死地的,更具体地说就是当一个人因为神秘的力量或犯罪脱离了社会环境,他就会感到被集体所排斥,会认为自己只有死路一条。这个简单的想法会搞垮一个健康人的身体,然后要了他的命。

从人种观察出发的这个例子虽然涉及的是过去的社会,但人体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在当今西方社会却并不鲜见,如果要分析我们社会中疾病与社会的表现方式,那么首先就得探究疾病的性质与分布。从昔日的流行病到今天的癌症、心血管病和艾滋病,疾病因社会与时代不同而不同,今天,法国女人的平均寿命要比男人长数年,教师和干部比劳动工人长数年,这些都是由人体机能与社会因素互相作用引起的。

① T. Parsons, "Illness and the Role of the Physician", 摘自 C. Kluckhohn 和 H. A. Murray 的 *Personality in Nature, Society and Culture*. 纽约, A. A. Knopf 著, 1948 年。也可参考 T. Parsons 的 "Structure sociale et processus dynamique: le cas de la pratique médicale moderne", 摘自 *Éléments pour une sociologie de l'action*, F. Bourricaud 收集并介绍, 巴黎, Plon 出版社, 1955 年, 第 197-238 页。

② *Sociologie et anthropologie*, 巴黎, PUF 出版社, 1968 年, 第 311-330 页。

疾病也是在社会意义基础上定义的,首先要知道,不同的社会认同不同的疾病;其次,疾病总是表现为一种具有社会意义的状态。作为病人和作为健康人所具有的社会意义是不同的,尤其是当健康的身体成为一种标志时:身体健康与“正常”,生病与“不正常”,其概念意义几乎成了同义词。但此时的标准并不像涂尔干(Durkheim)所希望的那样可以等同于“为自身发展的某一阶段已经确定的社会而存在”^①的一般类型,我们不能将健康和疾病看成是静态的概念,疾病处处遭人厌恶,因而自称病人或健康人就变成了一种评判。

哲学家乔治·干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很好地证明了健康不光是个人肌体状况这个道理,他写道:“应该参考身体之外的因素以确定何为正常的身体。”^②对他而言,健康取决于他支配身体和社会环境的能力:“人不是生活在规律之中的,而是生活在使规律千差万别的人和事之中。”疾病和健康的定义应该适应我们的生活环境、交往、关系的要求和期待,从严格意义上说,是家庭关系和工作关系组成了社会状态。

病人应该得到救助,所有社会都制定了各种救助、照顾患病者的措施。现代社会中,疾病带来了许许多多复杂的新兴角色、职业和组织机构,共同组成了科学医学。对病人和健康人的互动研究包括了几个方面:首先它为社会学家提供了衡量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活动的重要性的工具,在此基础上,出

① E. Durkheim, *Les Règles de la méthode sociologique*, 第3章, 巴黎, PUF 出版社, 1987年。

② Georges Canguilhem, *Le Normal et le pathologique*, 巴黎, PUF 出版社, 1996年。

现了一项特殊的工作组织形式,即“专业”加权威“专家”的工作,按这一观点,医学的普遍意义已经超出了对身体问题的考虑。

今天,医学知识和实践让每个人都会碰到疾病问题。找医生看病,身体检查和疾病治疗等具体事情我们习以为常,诊断结果成为患者自我调整适应疾病造成的破坏的主要依据,作为生物体的人也因为受到的照顾而改变了社会意义。

最后,诊断疾病时,医生并非仅仅破译某种器质性状态的原因,当宣布某人为“病人”时,这个判定将超出身体的状态意义,而赋予病人一个社会地位。通过对医学机构、职业及其运作的研究,我们注意到某门科学是如何通过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慢慢渗入社会的。

为了研究这些问题,就必须从多个学科去透视观察。在开始的几章里,我们将采取社会学和历史的观点,一方面,我们会分析促成卫生现状的西方疾病的历史发展;另一方面,我们将关注新兴的现代科学医学,以便更好地理解其在当今疾病护理中的重要地位。随后,我们还要介绍百姓的健康问题和社会影响因素。在接下来的章节里,还将结合疾病的含义和医患之间的互动关系去研究当今社会环境下的疾病,其中的一章涉及现代医学中医院的模范作用。最后,我们将以“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疾病结尾。因为很奇怪,医学的发展并没有取代家庭和社会环境在疾病治疗中的作用,占统治地位的学会表现出种种局限性:文化价值观带来的局限,个人经历与政治权力的局限。

本书的重点不是健康问题,而是疾病问题,更确切地说是

身体疾病,即影响人体的疾病。因篇幅所限,个别问题无法提到,我们仅分析心理和精神疾病与身体疾病的相同点,而对其发展不做详述。对心理和精神的发展我们不去细说,除非是与身体疾病的共同点;残疾人问题以及医生对死亡所承担的责任问题谈得更少。以上每个主题自成一章。然而为了全面地介绍医学社会学工作,需要有一章专门介绍医生及其他护理人员的培训,还要有一章介绍护理体系,一章介绍医学研究和生物伦理学发展。在书目索引中我们专门指出了与这些问题有关的参考书目。

目 录

引 言	(1)
一、人类社会历史上的疾病 从昔日的灾祸到	
今天的疾病	(1)
1. 流行病时代 过去的疾病	(1)
2. 卫生进步的开端	(5)
3. 当今的疾病	(9)
二、现代医学的出现与其在患者护理中的作用	(14)
1. 与疾病的长期斗争	(15)
2. 西方科学医学的缓慢发展	(17)
3. 医生“职业”	(21)
4. 今天医学化了的社会	(26)
5. 危机的原因	(29)
三、健康状况和社会决定因素	(30)
1. 健康状况的多样性	(32)
2. 健康状况差别的解释	(34)
3. 心理学模式和社会模式	(40)
4. 采用什么样的健康政策	(45)
四、健康、疾病和其文化社会诠释	(47)

1. 疾病的文化模式	(48)
2. 现代社会中“病痛的含义”	(52)
3. 表现、信息、信仰与行动	(60)
五、医患关系	(63)
1. 医患之间建立在急性病基础上的互动关系	(64)
2. 医患冲突关系的模式	(71)
3. 医患间谈判的重要性和医患关系形式的多样性	(75)
六、医院 医疗工作的组织和实施地点	(79)
1. 对精神病医院的护理功能的思考	(81)
2. 作为组织机构的医院	(84)
3. 作为医疗工作实施地点的医院	(87)
七、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病痛体验	(93)
1. 慢性病体验	(95)
2. 作为援助形式的社会联系	(100)
结论	(109)
参考书目索引	(111)

一、人类社会历史上的疾病 从 昔日的灾祸到今天的疾病

疾病由来已久,每个时代都有“它的”疾病,其中一些早在远古时代甚至在史前便已存在,这些是我们从史前遗址发掘出的骨头上发现的痕迹中得出的结论。但疾病在不同时代的表现方式是迥异的。另外,从长远眼光看,病理学的演变是和疾病相伴相随的。昔日的大规模瘟疫显然和今天我们认识的个人疾病不可同日而语,这场演变中重要的是宏观社会动荡所带来的种种后果,我们随后会对此展开加以介绍。

1. 流行病时代 过去的疾病

多少世纪以来,流行病曾是社会中主要的疾病,当然,其他的疾病也存在过。这方面我们的证据不胜枚举,比如蒙田就在他的《散文集》中描述过使他饱受苦痛折磨的肾病和膀胱病。但是流行病还曾给人类社会的未来带来很大影响,具有象征意义:在很长的时期内所有人都认为流行病是纯粹的疾病。

1.1 流行病对人口的影响

许多历史大事记都展示过流行病是如何造成大量突然死亡和人口失衡,进而改变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面目。单是西欧 1347 年爆发的瘟疫黑死病就造成大约 2600 万人死亡,即欧洲人口的四分之一。随后的四个世纪中^①,这种疾病在欧洲数度卷土重来,其中有几次尤为有名,如 1665 年的伦敦鼠疫,还有 1720 年出现在马赛的鼠疫。

然而鼠疫远非惟一猖獗的流行病,麻风病从 6 世纪起就在欧洲被发现,到 8 世纪时达到顶峰,随后才逐渐消失。从中世纪直到 18 世纪,天花成为另外一种流行病,每次发作都夺去乡村里三分之一儿童的生命,并毁掉大量其他孩子的面容。梅毒 15 世纪末才在欧洲露面,当时正值法国军队包围那不勒斯城,最后战事不得不因为疾病爆发双方大量减员而中断。对这场流行病,法国人称之为“那不勒斯病”,而那不勒斯人则称之为“法国病”,事实上,人们认为它是哥伦布的水手从美洲带回来的。此外疾病名单上还有 1602 年同在那不勒斯夺去数千条性命的疟疾^②,以及致命的结核病、百日咳、麻疹,还有伤寒、痢疾、白喉等等。19 世纪鼠疫在欧洲消失,而另外一种流行病却从亚洲传来,这就是霍乱。霍乱于 1832 年在法国造

① 见 J. - N. Biraben, 《法国、欧洲、地中海国家的人与鼠疫》(*Les Hommes et la peste en France et dans les pays européens et méditerranéens*), 巴黎-海牙, Mouton 出版社, 1976 年。

② J. P. Lévy 引用, 《医治的权力》(*Le Pouvoir de guérir*), 巴黎, Odile Jacob 出版社, 1991 年。

成10万人死亡。^①

1.2 流行病时代的疾病

过去的流行病导致了一套特殊制度的形成,即把疾病看作是集体现象^②,一次流行病期间,一个人生病,他周围的人也不能幸免。在村里,几乎每个家庭都难逃厄运,对大规模流行病的描述都离不开死亡人数和对充塞村间路边的死尸的统计。人们很快意识到了传染问题,而理论概念是在16世纪由意大利医生弗拉卡道尔(Fracastor)提出的。但此时医学对此却几乎是无能为力,对付传染的办法主要是抑制性措施,隔离病人,设检疫站对下船乘客进行检查,封锁受灾的居住区或村镇。

自此,疾病特别是鼠疫,就意味着病人几天甚至几小时后便突然死亡,病人往往只好听天由命。而他们周围的人则充满恐惧,于是病人便被抛弃掉。伯卡切(Boccace)是这样描写佛罗伦萨城里人们对黑死病的反应的:“恐惧感充满每个男人和女人的心里,兄长抛弃了弟弟,叔叔抛弃了侄儿,姐姐抛弃了弟弟,妻子抛弃了丈夫。最严重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父母拒绝去看望和照顾孩子,似乎他们不是自己的亲生。”^③ 恐慌

① P. Bourdelais, J. - Y. Raulot, *Une peur bleue. Histoire du choléra en France, 1832 - 1854*, 巴黎, Payot 出版社, 1987 年。

② 见 C. Herzlich 和 J. Pierret, *Malades d'hier, malades d'aujourd'hui. De la mort collective au devoir de guérison*, 巴黎, Payot 出版社, 1984 年, 1991 年第二版修订版。

③ Boccace, *Le Décaméron* (1353) 法国读书俱乐部, 1953 年, 第 13 页。

四起,能逃走的富人们想办法逃走,整个社会都陷入混乱;有人怨天尤人,有人荒淫放荡、及时行乐,有人怒气冲天,这样在所有的流行病中,大家都在寻找替罪羊。

和黑死病不同,麻风病持续的时间很长,它慢慢侵蚀人体,因而引起另外一种反应:“隔离”或者称“转移世外”,任何患者都不能逃避这样的待遇。给麻风病死者进行的弥撒要在罩着黑布的教堂里举行,人们将一把把土撒到死者的头上,象征他的死亡。这样的仪式显示在流行病期间疾病笼罩在浓重的宗教色彩中,它成了上帝的惩罚。此外,就连医生们也认为只有灵魂的忏悔和净礼才是最好的良药;而鞭挞派教徒则在黑死病期间以荆条抽打着自己的身体,跋涉整个欧洲,以极端的方式表达了这种宗教理念。

1.3 既是原因又是后果的饥饿与苦难

某些流行病曾经引发严重的政治后果,如曾经夺去成批印度人生命的天花和猩红热,在 16 世纪欧洲对美洲的征服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所有战争在引起大规模人口流动的同时,也为流行病的蔓延敞开了大门。但每个社会的发展水平和卫生状况,饥饿和疾病之间又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多少世纪以来,由于农业技术的落后,西欧一直是充满饥饿的世界。让·保罗·列维(Jean - Paul Lévy)写道:它(指饥饿——译者注)构成了“一种真正的慢性病,培养了传染的温床”^①。

^① J. P. Lévy. 引用,《医治与权力》(*Le Pouvoir de guérir*),巴黎. Odilo Jacob 出版社,第 9 页。